



老牌政敌2

国会危机 The Lord's Day

[英]迈克尔·道布斯 著 吴超 译

暴力和谎言是权力的两大利器，暴力控制肉体，谎言控制思想。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WENYI PUBLISHING HOUSE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著

吴超 译

老牌政敌2 国会危机



The
Michael Dobbs
Lord's Day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UNDREDFLOWER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牌政敌. 2, 国会危机 / (英) 道布斯著; 吴超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500-1225-7

I. ①老… II. ①道…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23231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5-004

The Lord's Day by Michael Dobbs

Copyright © 2007 by Michael Dobb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Simon & Schuster UK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9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bhzw.com

书名 老牌政敌2 国会危机

作者 [英] 迈克尔·道布斯

译者 吴超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徐玉华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李国靖

特约编辑 高 惠 王 瑜

封面设计 关东野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11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80元

ISBN 978-7-5500-1225-7

赣版权登字: 05-2015-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
献给我的教子罗伯，
一个充满魅力又能时时给人以灵感的年轻人。

**对于不堪设想之事，
人们多不愿去想。
直到它真实地发生在眼前。**

楔 子

他知道自己受了伤，但却感觉不到疼痛。听到敲门声他便去开门，门刚一打开，两个陌生人不由分说就闯了进来。

他奋起反抗。过去他曾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虽然现在不得不坐在轮椅上，行动多有不便，但他还是成功挡住了对方最初的攻势。那是两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瘦得跟猴子似的，他拽住其中一人猛地一推，使他撞进另一人的怀里，两人踉跄着摔倒在地，他趁机沿着门厅向屋里退去。可他能退到哪儿去呢？他毕竟是个坐着轮椅的人。

也许他们是想抢劫？可他们得脑残到什么地步才会来抢他这样的人啊！明眼人一看便知的事儿，有钱人谁会住在这种猪圈一样的破房子里？他家里倒是藏了些奖杯和奖章，可那些东西又不是真金白银，能值几个钱？主人收藏它们多半是因为其情感上的价值，就像那张拍摄于几年前的他和长公主握手的照片。这里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一定是搞错了，相信等他们发现这一点时，肯定会自

动离开。

可两人爬起来后却又径直跟着他走进了客厅。他们面无表情，步履从容坚定，势不可当，仿佛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为什么？为什么？”见对方拔出了刀，他惊叫道，“我们是同胞啊。”从两人的模样他可以断定，往前数一到两代，他的先人和他们的先人极有可能曾是表亲。而他们的肤色和靴子上干燥的尘土则表明他们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区。也许这只是一场误会，说不定是认错人了呢。可对方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说。他们一步步逼近他，抓住了他，并抬手用刀子一划。

随后他便再也说不出话来，咽喉的位置出了问题，不怎么听使唤了。两人并没有开始在屋里翻找东西，而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注视着他，他们乌黑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安，甚至还有一丝悲伤。他忽然觉得一切都好奇怪，这太不正常了，但他又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他低下头，看见胸前无比醒目的一摊鲜血，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喉咙被割破了，他马上就要死了。这时他不由想起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的关于他们乡下人过节时宰羊的事。他一直都很好奇，当鲜血从脖子里汩汩流出时，那些羊会感到痛苦吗？现在，他知道答案了。

第一章

11月5日，黎明之前

国会开幕之日。这一天必将成为赎罪的日子，痛苦的日子，恐怖的日子。它将紧紧攫住这个国家的咽喉，使之陷入濒死的境地，但这样的局面是哈里·琼斯无论如何都难以预见的。此时此刻他刚刚睁开惺忪睡眼，什么都还看不清楚。他努力聚起凌乱的目光，才发现那几乎挨着眼睛的东西竟然是一颗女人的乳头。天啊，真是 个疯狂的夜晚！

一道苍白的日光勉强挤进窗户，继而在他眼前舒展开来，哈里环顾了一下四周。卧室里乱得一塌糊涂，衣服随意丢在地上，从床边一件一件一直延伸到半开着的门外，仿佛故意给人留下一条可循的踪迹。羽绒被紧紧缠着他的下半身，既难以挣脱又无法动弹，他急得浑身冒汗。昨晚喝得太多了，那可是一整瓶二十年的艾莱^①威士忌啊，现在他嘴里还满是泥煤^②和羽毛的味道。空空的酒瓶子丢

①指艾莱岛，大西洋沿海岛群内赫布里底群岛最南端的岛屿，位于苏格兰阿盖尔历史郡阿盖尔-比特议会区，岛上居民世代酿造威士忌，因此闻名。

②泥煤是苏格兰威士忌的重要功臣，其成分中含有较多的树木和蕨类植物，用泥煤烟熏发芽的大麦，是苏格兰威士忌酿造中的独特工艺，也使苏格兰威士忌具有了独树一帜的风味。

在门的另一侧，那是他扔下第一件衣服的地方，也是他们干柴遇烈火的起点。

在他旁边，被惊动的梅勒妮翻了个身，背对着他，像只冬眠的老鼠一样蜷缩成一团。哈里不由暗骂一声，蹬着羽绒被使劲伸了伸双腿，但梅勒妮已经再度酣睡如泥，丝毫察觉不到他的举动了。呵，这一夜到底是怎么过的？即便多年以后再回头想想，哈里恐怕仍要后脊发凉。已经分居许久的妻子忽然请他吃饭，最后又稀里糊涂地搞到了一起，这种事儿可不是经常能遇到的。

他扫了一眼卧室——三个月前，这也是他的卧室——顿时有种物是人非的惆怅，他注意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那些能够证明他在这里存在过的痕迹已经被清除得干干净净。梳妆台上曾经嵌着一张他在伯利兹^①丛林中拍的照片，如今早已不见了踪影。椅背上再也看不到他那条带子已经磨损严重的睡袍，连同它一并消失的还有他们曾经拥有的所有温柔的回忆。他这一侧的床头柜上，过去总是摇摇晃晃地摆着成摞的书，可现在却空无一物。他忽然一阵紧张，开始四下搜寻起他收藏的几部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②的作品，那可是卡塞尔出版社19世纪80年代的首印版本。可他哪里都找不到。他妈的，走的时候忘记带了。难道全被她扔掉了？该死，她扔的时候知不知道那些书有多珍贵？知道才怪！连哈里·琼斯都能被她扫地出门，何况几本破书呢？当然，她自有另一套解释。按照她的说法，分居只是暂时的，她只是希望有足够的空间让自己静一静心。让梅勒妮心乱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总不会是几本经典的文学名著吧？尽管两人的关系僵到了如此地步，可她还是邀请了哈里，并允许他重新回了家。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哈里抑制不住好奇的

^①伯利兹，旧称英属洪都拉斯。位于中美洲东北部。

^②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1850—1894）：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品有《沃尔特·斯科特爵士》《金银岛》等。

念头。难道她回心转意了？难道她希望自己回来，重新回到他们的床上，回到她的生活中？哈里百思不得其解。他永远都吃不透妻子的想法。这时，梅勒妮又把身体翻了过来，眼皮儿一动一动的，似乎马上就要醒来。

睁开眼，看到哈里，她的脸上立刻露出困惑的表情。这表情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她费了好大的劲才完全清醒。“哦，真该死！”她叹了口气说。随后她掀开羽绒被，径直向卫生间走去。

这可不像是欢迎他回家的口气。哈里知道她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她的生活中离不开男人。难道……难道有别的男人上过这张床，盖过他的被子，睡过他的老婆？这本该是临时性的分居，谁都不能找第三者，但此刻哈里不禁怀疑她是否会像自己一样遵守这不成文的约定。啊，难怪房间里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

猜疑是个可怕的魔鬼。他的额头上已经渗出豆大的汗珠，蜇得他又痒又疼。他的双眼开始在卧室内四处搜寻其他人来过的证据或线索。但梅勒妮才没那么蠢。他重新躺到枕头上，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在吃醋。他一直渴望她回心转意，只是到了此刻才真正意识到。尽管他们对彼此愤怒、失望，可夫妻感情毕竟不可能那么快就消弭殆尽。昨夜的激情使他灰暗的生活重新有了色彩，他猛然发觉自己竟无比怀念过去的日子，怀念她，怀念她放肆的、抑扬顿挫的大笑，还有她的身体。他们已经结婚三年多了，可昨天夜里却仍像他们第一次上床一样，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新鲜和刺激。梅勒妮总是善于制造惊喜，这是她最令哈里着迷和想念的地方。可是反过来，哈里身上令她想念的又是什么呢？

卫生间里传来哗哗的水声，她正把哈里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冲洗干净。出于好奇，还有妒忌，哈里扯开缠着他的羽绒被，开始在他这一侧的床头柜里翻找起来。他拉开一个个抽屉，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这里依旧是他的领地，似乎没有被人侵犯过，连梅勒

妮也没有擅自改动过一分。他顿时愧疚不已，恨自己疑神疑鬼，错怪了妻子。分居是两人协商之后共同做出的决定，目的是让双方都能平心静气地思考他们的婚姻，重新认识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梅勒妮还曾着重向他强调了这一点。因此，翻过抽屉，他不禁暗骂自己多疑，可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搜寻的欲望。他翻身来到床的另一侧，发现这边的床头柜里只不过是塞满了纸巾、小饰品以及……一张单页的传单——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那种宣传页。

哈里还不知道，他的生活将在这一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前一秒，他才刚刚开始相信自己是无中生有胡乱猜疑。妻子对他忠诚的，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令他窃喜不已。而下一秒，他却忽然跌入了愤怒的谷底。他感觉自己像个可怜的白痴，哈里·琼斯何时受过如此的愚弄？熊熊燃起的怒火烧红了他的眼睛，这样的愤怒在他一生之中也没有出现过几次，但他记得上一次有人曾为此丢了小命。令哈里陷入狂怒的就是他从梅勒妮的抽屉中找到的这张不起眼的小传单。那是一份玛丽斯特普诊所的宣传页。性与生殖健康是他们主要关注的领域——意外怀孕、堕胎等。恰好在哈里将这份传单拿在手的同时，他听到了妻子在卫生间里呕吐的声音。

这是一栋不大的房子，朝南一面的中央有个破败的阳台。它和伦敦西区大多数用来出租的房屋一样，墙体斑驳不堪，看上去萧条陈旧，丝毫不引人注意。房子门窗紧闭，窗帘也拉得严严实实，外面的人既看不到，也听不到屋里的情况。卧室位于房子靠后的位置，屋里沉闷得令人窒息。

“你醒了吗，穆赫塔尔？”

“我根本就没睡。”

“哦，反正该起来了。”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让眼睛适应着清晨的第一缕曙光，随后便开始为当天的大事做准备。

“这里又闷又热，”穆赫塔尔抱怨说，“简直像个棺材。真怀念家里的感觉。”

“记住，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祖国才来到这里的。”

穆赫塔尔叹了口气，声音中透着深深的忧伤，“祖国，我多想最后再看她一眼。”

“你可别犯馊。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尤其是今天。”马苏德的声音变得尖锐起来，显然，他心里也同样紧张，“想想他们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穆赫塔尔，想想那天你抱着你妈妈的尸体时的感受。”

“临死的时候我会高喊她的名字。”

“别忘了杀害她的那些凶手，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就一定要恨他们恨到底。”马苏德翻了个身，“该把其他人也叫起来了。”

“不用叫了。”穆赫塔尔回答。从这座小房子的其他房间和角落，他们已经能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

“记住我们的誓言，穆赫塔尔，战斗到底！我们不仅要在我们祖国的崇山峻岭中和他们战斗，也要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和他们战斗！所以我们要鼓起更大的勇气，不惜一切代价，把战争引向他们，引到他们的父亲和儿子们身上，就像他们对我们那样。永不屈服！”

“你说得真好！”

“这话并不是我说的，我只是套用了咱们一位领导人的话。是时候让他们尝尝痛苦的滋味儿了。”

“让痛苦像冬天的雪花一样落到他们身上去，可是——”穆赫塔尔犹豫了。

“可是什么，我的朋友？”

“昨天夜里我们干的那些事，还有那些人。”

“你觉得不安了？”

“有点儿。”

“没关系，穆赫塔尔，这是好事。觉得不安说明你在乎别人的生命，说明你有恻隐之心，这很好。这正是我们和敌人不一样的地方。”

“可是，马苏德，我还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我觉得我害怕了，非常害怕。”

她擦着嘴角的水，仍旧一丝不挂地走出了卫生间，“这他妈是什么东西？”哈里扬了扬手中的纸，板着脸质问道。他的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充满了威胁的味道。

“你长本事了，哈里，竟然敢翻我的抽屉。”

“别忘了，那是我的抽屉。是我花钱买的。”

“没错，是你花钱买的。可它们现在是我的了，”她正色答道，“所以你最好还是离它们远点儿。”她伸手去夺，可惜哈里的动作更快一些。

“你想隐瞒什么，梅尔^①？”

“什么都没有！”

哈里开始念宣传页上的文字：“‘玛丽斯特普，全国首屈一指的生殖保健公益组织，致力于为所有需要专家帮助和建议的人提供服务。’梅尔，你倒是说说看，你需要什么帮助和建议？你要做结扎手术吗？我看不像。看前列腺？那你也得有啊。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①梅勒妮的昵称。

“哈里，瞧瞧你自己吧，赤身裸体，气急败坏地坐在那里直哆嗦，你知道你的样子有多可笑吗？你英俊潇洒的形象全毁了。”她声音轻柔，不无幽默地揶揄着哈里，同时也在回避着问题。

“你怀孕了。”哈里有气无力地说。

梅勒妮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伸手抓起她的睡袍，小心裹在身上，然后在床尾轻轻坐下，和哈里保持着距离，“这正是我昨天晚上让你来的原因，有些事我需要告诉你。”

“你的意思是你怀孕了，而且你想打掉它。”

他像个做总结陈词的律师，梅勒妮听了脸一红，而哈里的世界却开始慢慢地旋转、失控，将他带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他想起上一次听到妻子怀孕消息时的情景，当然，这里指的并不是梅勒妮，而是他的结发妻子茱莉亚。当时他躺在瑞士一家医院的病房里，而这家医院就位于他们滑雪的那座高山的山脚下。那是个初春的清晨，他和茱莉亚到山上滑雪。那是他的提议，因为他酷爱滑雪，茱莉亚不过像平时一样，紧紧跟随着他。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那次滑雪竟然变成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山坡上有太多新降的雪，松散异常，结果便出了意外。哈里躺在病床上，胳膊上插着滴管，一条腿断了，脑袋被震成了一团糨糊。一位浓眉大眼的医生，身上的白大褂浆洗得板板正正，把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告诉了他。他说茱莉亚已经怀孕两个月，而且很可能她自己都一无所知。

“您也不知情？我很抱歉，琼斯先生，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医生一板一眼地说，“如果对您有所安慰的话，在我看来，您的妻子并没有遭受任何痛苦。”

“遭受痛苦？”

“对，完全是猝发性的。”

“什么猝发性的？”

医生沮丧地蹙起了眉头，“还没有人告诉您吗？”或者，说不

定是脑震荡让他暂时失去了记忆？“琼斯先生，您妻子摔下去的时候直接折断了脖子。所以，她肚子里的孩子也……非常遗憾。”

已经有了两个月身孕的茱莉亚，他美丽的妻子和挚爱，就这样离开了他。从那以后，哈里的人生彻底变了样，他情绪低落、萎靡不振，再也没有过去的雄心壮志和意气风发。他陷入深深的愧疚，难以自拔，而岳父喋喋不休的指责更是令他不堪忍受。他必须为茱莉亚的死负责，经历了十五年的军旅生涯——英国陆军、皇家陆军军官学校、近卫骑兵团、伞兵、国防部，等等等等，他已经习惯了担当，可这件事他实在承受不起。多少年来国家一直努力把他培养成最高效的杀人机器，艰苦的磨炼使他早已具备了承受各种痛苦的本领，可失去茱莉亚所带来的痛苦超乎想象，他内心最坚固的防御也不免分崩离析。这一切直到梅勒妮出现之后才开始改观。“该放下包袱啦。”她笑着说，而她欢快的笑声覆盖了一切。她正是哈里所需要的。凡事不要太认真，当然，除了她的身体，那值得他不惜一切去认真对待。梅勒妮使他重新站了起来，令他的面貌焕然一新，然而哈里骨子里是个不安分的人，他永远不会满足于现状，他喜欢一往无前地冲锋，喜欢一骑绝尘的快感。这一点梅勒妮却有所不同，那也是她和茱莉亚最大的区别；并不是说梅勒妮跟不上他的步伐，令哈里感到伤心的是，他发现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尝试过。曾经的痛苦蒙蔽了哈里的眼睛，迷茫中的他只是渴望有什么事或什么人好让他有所支撑，显然，选择梅勒妮是他犯下的另一个错误。她不喜欢夫唱妇随那一套，当哈里像个骑士一样在世界各地寻求冒险的时候，她则更像个优雅的女王，心安理得地坐享哈里冒险的成果。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也有着不同的人生目标，这两点造就了他们现在不同的生活方式。

“我很抱歉，哈里。”他听到梅勒妮说，和那个瑞士医生一样的口吻。抱歉，抱他娘的歉！每个人都说抱歉，可抱歉管个屁用？

“你原本打算告诉我的对不对？我们接下来就要商量商量，是不是？”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怀疑和指责。梅勒妮最不愿看到哈里生气。也许她心里对哈里是有所忌惮的，即便他赤条条地坐在床上。可他的身体，那些刀疤和枪伤，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她愤怒中的哈里有多么可怕。

“哈里，我还有别的事想和你谈。”

“还有比怀孕更大的事吗？”

“哈里，我想和你离婚。”

他身体清瘦，头发稀疏，站在高高的窗前，眼睛望着下面的林荫大道。从街上看过去，置身于如此壮丽恢宏的建筑之中，他不过是一个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身影，而每逢今天这样的时刻，他多半是这样的感觉。晨光熹微，他的目光掠过刚刚显出轮廓的宫殿，一面面旗帜无精打采地垂在旗杆上。他在窗前一动不动地站了许久，然而他的内心大抵是烦躁不安的，否则他不会没完没了地扭动左腕上那颗带有饰章的袖扣。新的一天即将开始，可今天和昨天并没有多少区别，明天似乎也并不会有任何改变，没什么好期待的，这就是他每天的生活。

他从窗前转过身。梳妆台旁立着一个红木衣架，架子上挂着一套威尔士卫队的军装。他第一次为这套军装量尺寸是在三十多年前，然而时至今日，尺寸仍是原来的尺寸，和他生活中的许多东西一样一成不变。与此同时，未曾改变的还有他的责任、义务以及那种被人拥有的憋屈的感觉，或许真正改变的只有他的发际线和耐心——尤其是耐心。这天上午早些时候，他将再次穿上这套卫队军装履行他的职责，虽然他并不是威尔士人，这些年来除了他可怜的名声，他也并没有保卫过其他的什么。按照吩咐，他今天要参加一年一度的国会开幕大典，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并不会有任何

实质上的内容。正如他浑浑噩噩的生活。他是遵照命令参加活动的——命令，他，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尽管一大把年纪，可他仍然没有权利拒绝这样的命令。所以，他只能把所有的不满压抑在心里，做他该做的事，反正他早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满？不，怎么会有不满呢？真是用词不当。他并没有感觉到不满，只是有种强烈的愤恨，一股无名之火。他们好大的胆子！把那该死的衣架派过去或许倒更慈悲些，可这和慈不慈悲有什么关系呢？宪法中可从来没有关于怜悯的条款。他低骂一声，又开始烦躁地拉扯起他的袖扣。

多年来他一直竭力避免出席这样的场合，但今年与往年不同。他的父亲身体欠安，虚弱得连鞋子都穿不上，所以他们便要求他的儿子代父亲出席。这是大英帝国人民的期盼！他们对他千呼万唤，却连他最微不足道的请求都要拒绝。他只不过是带上自己的妻子，没有比这更简单、更高贵、更恰当、更合理的要求了，可他们却死活不肯答应。那是个仁慈善良的女人，没有犯过任何错，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在他的生命中，她带来的只有快乐和温柔。然而在一些人眼中，她却是不折不扣的红颜祸水，是他离婚的真凶，于是像驱逐流浪汉一样驱逐她。他们认为，他妻子的出现……会有些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这就是他们的说法，那些胆小鬼和马屁精，他们回避起问题就像三条腿的西班牙猎犬一样恬不知耻，根本没有任何解释。因此，为了不让他难堪，她离开了伦敦，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留下他一个人面对——

该死！袖扣终于不堪虐待，从扣位上崩脱下来，转眼消失在昏暗的角落里。他喊了起来，起初他只是希望有人过来帮忙，而后很快就变成难以抑制的绝望的宣泄。他是这个国家最高贵的人，但也是最无奈、最悲哀的人。窗外，影影绰绰的宫殿轮廓仿佛在不情